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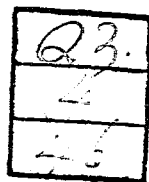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軍英烈全傳

陳思文編



MG
125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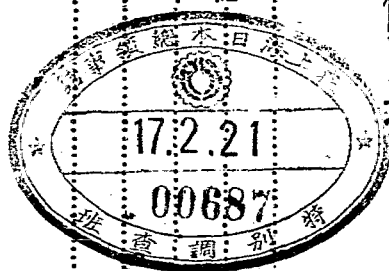


1 次 目

中國空軍英烈全傳目次

第一編 空戰記實

一	杭州灣青空的凱歌	一
二	高資空戰敵機燬落日擊記	六
三	太原三次空戰記	八
四	首都重陽空戰	十一
五	飛炸塘沽記	十五
第二編 空軍英雄自述		
一	第一次空襲	二二
二	空之祝福	二九
三	我怎樣炸出雲艦	三五



3 1764 0400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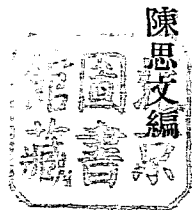
四	陳盛馨空戰回憶記·····	五〇
五	陳其光自述太原血戰·····	五五
六	祝鴻信滬空浴血記·····	五八
第三編	消失在青空的英雄	
一	最初的殉國者·····	六二
二	飛將軍李傳謀之殤·····	六六
三	空軍勇士黃文模之殤·····	六八
四	國士閻海文·····	七一
五	記殉國之飛將軍戴廣進·····	七四
六	空軍烈士高謨之一生·····	八〇

中國空軍英烈全傳

第一編 空戰記實

一 杭州灣青空的凱歌

我們回想到一二八，杭州灣空中大戰，那時我們空軍剛樹立了基礎，在一個熹微的晨光中，我們毛羽未豐的鐵鳥，遭遇了敵人的蹂躪。結果我們傷了一位空軍將領，並損壞了一架飛機。那時日本新聞紙的刊載，一秉他誇大的習性，對於杭州灣的空中大戰，認為是他們空軍空前的戰蹟，多用着大號字的標題刊載，算是他們空戰史上最珍貴的一頁。這事回憶起來。已是六年多了，不善忘的中國人，似乎還在腦海裏映演着這悲慘恥辱的一幕。



(南)

過了六年後的杭州灣，又掀起了狂大的波濤，在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許，杭州市的防空警報初次試着可哀可泣的啼聲，市民聽着警報，逃的逃，躲的躲。恐怖和憂慮的心理，都在每一個市民的臉上顯示出來。

二次汽笛的響聲，這是報告敵機已侵入杭市的領空了。這時我們翹首蒼穹，眼看着一朵朵的白雲，很悠閒的舒卷自如。而敵機和我們的飛機隱約中，在那裏時隱時現的盤旋上下，耳邊祇聽着轟……的爆炸巨響。這是敵方派來最精銳最神勇的重轟炸機十一架，來轟炸我們這唯一的航空學府。我們空軍將領都抱着與敵拚命的雄心，沈着應戰的追逐驅趕。這時炸彈和高射砲的聲響，不斷地像聯珠似的相互奏應。我空軍高志航君首開紀錄，將敵機擊落一架，頭尾兩翼，五化四散。後來查明機頭在金門檻，機身一翼在麻基村，機尾在莊基村。機上的機師槍手等等，都已烏焦巴弓，而且粉身碎首，殉了他們的職務。高君在鏖戰時上下掃蕩，左右迎擊，他那活躍迅捷的技術。使敵人見了咋舌。當時他在機上應戰，傷了左臂。他還用着右手開機，在鮮血迸流中，安然飛回機場。

這種鎮靜不亂的精神，足爲我們空軍的模範，現在他還在醫院療治。可是不過一些輕傷，稍微幾天，就可痊愈。但是他仍希冀做一個像歐戰時以一機擊落敵機百架的德國紅武士。他又說即不如此，也至少應當做一個空軍烈士。纔符合他求仁得仁的初願。瞧着他奕奕的精神，豪爽的性格，頗使人敬仰不已。

高君首開紀錄之後，於是接二連三的在笕橋又擊落了兩架，還有五架受傷飛去，徬徨徘徊在浙東的上空，次日在餘姚，蘭谿，浦江等處發現幾架殘餘的機體，而安然回去僅僅祇有三架。這種空前的損失，開空軍戰史上未有的紀錄，也是我們空軍初出茅廬的第一功，很值得紀錄。

這隊初次光臨的敵機，是從他們台北的根據地出發，乃日本空軍中最精銳最神勇的號稱木更津航空隊的一隊，它是應付世界大戰的。歷年來日本軍部極度擴軍，對於空軍之發展，更是不遺餘力，但是他們國內自己號稱是最精銳最神勇的，在這一天却被我空軍重重包圍，鏖戰有三小時之久，天空雖是寬廣，但是也殺不出一條生路來，祇好飛來

飛去的在白雲堆裏隱藏避匿，同時眼看着同來的餘機，一隻一隻墜落下去。

這隊重轟炸機是日本依據德國亨格式仿製的單翼雙發動機，原名九六式陸上攻擊機，最高速度每小時二百二十公里，航行半徑二千公里，機內可坐六人至七人，操縱員，轟炸手，無線電，攝影手，射擊手等，應有盡有，設備齊全。這一隊來襲的企圖，原想將我們空軍根據地炸成一片平地，誰知初出祁山，竟遭遇着這般空前的意外損失，初非一般窮兵黷武的軍閥所能夢想得到。

十五日的清晨，他們重整旗鼓，又來襲擊，這時我們駐在□□□的空軍將領劉超然，率領七機，迎頭痛擊。敵機共十三架，瞧見我空軍迎戰，即四散飛開，東西零落，先後被我機射落了六架，其餘的七架狼狽逃去，而且擒獲了一名俘虜。同時還有八架是飛到笕橋投了炸彈七枚，就紛紛向杭州灣逃走。

這一役我們最值得紀錄的要算劉維權君，劉君首先發見敵機，與敵機八架苦戰多時，當將他們擊敗，同時還擊落了一架，自己雖受了傷，仍能沉着安全落地。不過他於傷

勢過重，醫治無效，竟在十九日夜十時三十分壯烈的爲國犧牲。劉君是河北人，南開學生，是航校第六期畢業生。敵機轟炸南開，劉君聽了悲憤填膺，所以這回有着機會殺敵，當然是分外神勇。他的春秋祇二十有四，這種人材的損失，頗值得我們十二萬分的悲悼。

這兩次的空襲，敵方損失已經查明的一共有十三架之多，其餘未經尋獲的或已尋獲而未經記者探悉的，當然還不在少數。考查它的損失，第一日來襲的重轟炸機每架值五十萬元，其餘以每架二十萬元計，損失統計已值一千萬元之譜。同時被擊死亡的飛行人員，當時在杭縣境界發見的有二十餘具之多。俘獲有七八名。這種人材上的損失，更不是數字所可統計。

杭州灣的波濤依然奔放，而我們六年來民族的一幕恥辱，仗着飛將軍們的神威，已將它洗濯得乾乾淨淨。（迪民）

二 高資空戰敵機燬落日擊記

今早（九月十九日）上午八時五十五分，南京及鎮江等處發出空襲警報後，敵機多架即於九時廿分許來襲首都。其中一架被我空軍由句容方面逐向此間，（高資鎮地方，距鎮江沿京滬路約廿餘華里處。）至西南角金家邊一帶（金家邊村莊距高資約六七華里，為全國產白石最有名之地）上空，敵機遂用機槍向我方追逐之空軍猛烈掃射，我空軍除予以還擊外，並由另一機向前直撲。待至九時廿五分時，敵機已逃至高資鎮上空，（因飛行極高，此間絲毫未中流彈。）我方之驅逐機一架，已緊逼於敵機左側。斯時，敵機倉惶萬狀，狼狽不堪，同時竟愈飛愈慢。至九時卅分時，我在北面之一機，又迎向敵機之前面。遂又發生遭遇戰。斯時，只見我空軍顯其神技，從容應戰，上下自如。俄頃但聞轟然一聲，敵機即已墮落。我空軍見目的已達，乃以欣慰之態度飛至低空，向該下墮之機偵察一週，即直上雲霄，歡舞而去。

事後，筆者赤足渡小溪，往敵機下墮之目的地進發，親往探視。行至距本鎮南約二里許之田野中，即是一紅色圖形敵機之徽章，在已破碎之兩翼下發現。再向前進，到距唐家莊村東北角約十丈處，又發現一四五尺深之大洞，（蓋為敵機墮落時所造成）斯時地下已散佈機內之零星物件不少。而在該洞西南方兩丈許，此被燬之敵機即全部呈現。機身已全燬，粉碎不堪，故機內詳情已不可知。祇知該機內有四人，一為開機槍者，一為收發無線電者，一為駕駛員，一為看地圖者。此四人於墮落時已完全斃命，其右側尚有一黃色橡皮質之降落傘。可知此四人於千鈞一髮之際，欲圖以該傘逃命，而不可能也。另有機槍一支，在其左側，槍管已毀壞不堪；槍旁尚有子彈兩盤，一盤猶完整，另一盤正在機槍內登膛處，已有十餘發放過。此外，並有炸彈多枚留在機內尚未爆發；更有如皮球樣之毒彈數個留在機槍之旁。該機身長一丈七尺餘。為九五式水上偵察機，為中島第一〇五號；機槍上亦有字曰：「旋迴銃彈倉。」此外尚有多處印有紅色之「松村」等字。機內有無線電記錄簿一本，約百餘頁，紙為白色。……

筆者於事前既見其作戰，事後又見其已毀之機身，故所得之情形較報章上所刊登者，實更詳盡而確實。故不避文字方面之粗俗，急爲讀者告。俾知敵機不足畏，而我方空軍之技術，實遠在敵方之上也。（當九時廿五分我空軍與敵機互戰時，我方亦僅有一機與之對抗，如敵機上之駕駛員稍有技巧者，在我方又一機尚未追逐至前面之時，大可開足馬達，向前逃命；但事實告訴我們當我機追至敵機後時，敵機業已倉惶萬分，不知所措，敵機上駕駛員之低能已完全暴露。）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一時沙昌文筆記於高資鎮。）

三 太原三次空戰記

敵機自「九一八」六週紀念日起，就每天來太原轟炸，每天且來三四次不等，皆經我機飛起迎擊，在太原及附近上空，發生過三次劇烈的空戰。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半，敵轟炸機兩架，從張北來襲，我機五架迎擊，敵機一架未

敢入城，轉向東北逃飛，我機跟蹤追擊，在同蒲路北段忻縣豆羅車站，將敵機擊落於牧馬河中，駕駛員等三日人，立被摔死，另一架也倉惶向北逃走，恰巧碰到我們在前方作戰歸來的空軍回來，不數分鐘，就把敵機擊落於崞縣附近，駕駛員一被俘，一摔死，平綏線自南口失守後，節節敗退，這次擊落敵機兩架，乃是平綏線上第一次的勝利，現在忻縣擊落之敵機，二十日運回太原，油箱及發動機全部燬壞，機之尾部和兩翼，密集的佈着彈痕，機尾有「七七八」字樣，並繪有櫻花三朵，也被擊得破碎了。

十九日，是舊歷中秋節，黃昏時候，街上行人擁擠，因為他們以為敵機不能在晚上越過雁門關和太行山，所以都出來度這團圓的中秋節，可是下午六時十分，（上海已為六時五十分）突然聽見警報，敵機竟乘着月色，前來夜擊，這給市民極度的恐怖與騷亂，六時二十分，敵機飛臨太原上空，在開化寺（如上海之城隍廟）市場半坡街住宅區，（記者住宅亦被炸燬）姑姑庵等地，投彈百餘枚，死傷三十餘人，毀損房屋百餘間，我機飛起迎戰，機關鎗聲像落冰雹一般，但是因無探照燈設備，敵機在太原上空半點鐘，

才被趕出去。據某飛行員云：『此次敵機來四架，皆九六式重轟炸機，由天津飛來，每機有二個發動機，每機有七百五十匹馬力，價值四十五萬元，機內坐七人，此機異常笨重，白日絕不敢來，所投炸彈，爲昭和四年造。重五十磅，華北一帶敵機，除此重轟炸機係日本購一部德國材料自造外，餘全是東四省的華機，在『九一八』時被其劫去改製者。』

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十五分，敵機二十架來襲，我驅逐機四架起飛迎擊，到了上空，發現敵全是戰鬪機，專來挑戰的，我機一架，駕駛員黃君，被敵四機，分佈上下左右包圍，黃君技術極爲高強。駕機上衝下墜，左右側擊，激戰三十分鐘，可是來的敵機雖然多，仍被我擊落兩架，殘骸在附近城郊民衆因敵機全是戰鬪機，未攜炸彈轟炸。毫無損傷。

以上三次劇烈的空戰，使得本來在晚上開門營業的商店也竟日停止營業，每條街上祇斷續的有幾個行人，一二輛人力車鏟着慢步，找不到乘客，市上呈現着淒涼悲楚的景象。

象，一個人走在路上，會感到心悸而又酸痛起來。（九月二十二日太原）

四 首都重陽空戰

竟夜的怒風把黝黑的陰霾掃個淨盡，顯現出明鏡樣的蔚藍色的天空。這天是重陽佳節，在久雨初晴後，天高氣爽，萬里無雲。這實在滿足了他們——空軍戰士——的渴望，每個歡快而高興的面容立刻呈現出來，他們在黎明時以極迅速時間就完畢了早餐穿上飛行衣，趕往飛行場。他們雖在休息，但他們的堅決的意志，活躍的態度，勇毅的精神卻都充分表現着，有的笑着說：「今天舊歷重陽節，敵人會送禮來的。」話猶未了，敵機空襲警報果然便嗚嗚地拉起來，於是我們機場上螺旋槳的聲音響了。霎時間，機聲透入雲霄，我們空軍陣容，在天空的朝陽中擺布出來，像飛雁一行那麼馳往天邊，眼睛一轉便不見了。

果然，他們遊獵到了蘇州至江陰一帶空際，發現敵機了。他們開足馬力追上去。敵

機是雙座的水上偵察機，到了江陰上空，已是無法逃脫。我們空軍英雄，個個都似幾月未吃生肉的餓老虎一般，見了這樣兩個肥牛，那肯輕易放過，便分左右翼兩面前進，把敵機夾在中間下空，飛到適當距離，便爭先向他左右衝殺。英雄們的機關槍陸續掃射，敵機匆忙地接受不了，一架下趨向江面，我空軍英雄中的一位，便追了下去，把牠打下倒插入水中；另一架也受了傷着火燃燒了，帶着一縷黑烟下墜大江。當我們的空軍英雄歡快地回來時，在他們起飛前桌上倒的開水還是溫的。因為由警報開始到警報解除，只有半句鐘呢！

下午一時半，敵人大隊的飛機確來送禮了。警報傳來後半小時光景，我們空軍英雄的一部，在雲霄上離地一萬公尺以上，迎上敵人的飛機。這次，敵人有九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敵轟炸機在驅逐機保護之下，向京中前進。我們幾位耐不住殺氣的空中英雄，迎至較近的當兒，便俯衝向敵人的轟炸機那邊殺去。敵驅逐機接了上來，雙方空中戰鬥由此展開，一會兒都衝散了，我們幾位戰士，便相互的追逐獵擊。不幸得很，我將

士曹芳鎮君處劣勢之下，受傷降落燕子磯江中，他光榮的戰死了，他的精神將與江水長流。高志航戰士把距離最近的敵機追擊至兩三百米突的距離，他才開始施放他準確的機關槍，大概子彈擊中敵人腹部，這時敵人還很快的拉機上升翻圈，也許敵人就在上升的時候死了，因為這架死人的機器，老是上下不斷的旋轉。這時高志航倒弄得對敵機無法瞄準開槍，只好在上空盤旋對敵監視，忽然他得了一個射擊機會，湊上機槍，敵機便向龍潭方面墮下去了。但當他急遽地回頭的時候，他又尋到他的獵物，追擊的結果，又是結果了一架敵機。而他又轉回來幫助陳有爲君擊走了另一架的敵機。正當他插身追敵連續在敵機尾端上空射擊的時候，敵驅逐機兩架抄在他的後面，由他回顧發現敵機的時候，他趕快掉頭上升，飛機一個翻身。便又追在敵機兩架的後面了，敵機也很迅速上翻，雙方正在衝殺，他忽發現敵機增至三架，他受包圍了，於是他施展其上拉斜面倒飛神技，敵機竟無法對其攻擊，他上升到一塊雲裏去。這時，劉粹剛戰士也已在衝擊敵機了，黃半揚戰士則十分勇敢地與敵機盤旋在另一角，很輕鬆的將敵機擊落。於是，他們遊弋

天空，繼續搜索他們的獵擊物。劉粹剛戰士經久戰之後，他覺得機上某一部鋼絲好像被擊斷；當他降向機場時，忽然發現敵機一架正緊追在後面，跟着他往下衝來，速度很快，愈下愈近。他自己的機器雖已減低航力了，但他覺得機器尚可操縱，便將油門關小，待敵機來至距離較短時，便以九十度直角小轉灣，突轉迎向敵機，敵機頗靈敏，亦急遽拉向上升，復欲控制劉戰士飛機之後，而劉則隨之上升相互追逐，忽得在其後側一優越地位，即疾按其準確發射之機關槍，呼然一聲，敵機汽缸被擊中爆炸，便是一條大龍直拖向地面下墮。劉戰士在空中迴旋數匝，好像笑視他手下的犧牲者，一場空前的惡鬥也便結束了。

這一天戰鬥的結果，敵水上偵察機，被我擊落兩架，敵驅逐機被擊落四架，還有受傷逃回的敵機，無法調查。我們的空軍呢，沒了一位好漢曹芳鎮烈士，壞了兩架飛機。

晚上，參戰的英雄們和其他一部接班的好漢，把着酒盞，說：「今日舊歷重陽佳節，敵人送六架禮物來，我們痛飲一杯！」答覆的說：「好！再來一杯！」（慶安）

五 飛炸塘沽記

十月十二日上午，飛將軍——孫桐崗率機六架轟炸塘沽，殲寇軍械糧秣無算。任務圓滿完成，機五架安然返，獨飛將軍機因故障落後，衆以其此次真有翅難逃矣。閱四日，寇機肆虐於津浦路兩下店車站時，飛將軍突現身指導乘客躲避轟擊掃射，始有多人知其吉人天相，絕處逢生，爰述其前後如次：

初，飛將軍與劉隊員見乘機不堪駕駛，知難倖免，頗形焦急。非懼死，寇未盡殲，尙非死時也。俯身下視，見白茫茫盡是水。劉君意其機投海，同歸於盡可也。飛將軍勉以多支持一分鐘作最後努力。一瞬間，忽見陸地如線，匆遽降落，乃一沙洲，長可二百公尺，闊百餘公尺。四圍烟波浩縹，碧水無垠，無居人，無鳥獸，僅海蚌廢殼，迎日發閃閃光。較之魯濱孫所至孤島，更覺荒涼。

機既着地，飛將軍等立將地圖文件及名片符號等付之焚如。餘炸彈兩枚，急拋之海

中。濃汽油於機翼，擬焚燒間，突有小船一艘，款乃而來，兩人握槍在手，準備殺敵或自殺。小船近岸，船夫高呼：

「你們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中國人。」

「靠不住。」船夫搖首示疑。「中國人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你瞧瞧我們的身體這麼高，中國話說的這麼好，還能是日本人嗎？我告訴你，我們駕着飛機去轟炸塘沽的日本人，因為飛機壞了，才落在這兒。你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我是中國人。」船夫徐徐而答，面有喜色。「你們去轟炸日本人？——好吧看你們倆的樣兒像是中國人，我渡你們到岸上去吧。這兒，你們瞧，是個荒洲，沒吃沒住，潮水一來就會淹沒，萬不能久待。你們上船吧！」語罷，收拾櫓槳。

「這小子怕靠不住吧？」劉君首先表示懷疑。

「怕他什麼？咱們有槍，他打死我們一個，我們誰不能打死他。先隨他去再說。反正在這兒是無法可想。」於是飛將軍乃挽劉君同跨小舟。

舟行約半里，飛將軍自付：「飛機未毀，機件尙好，如爲倭寇所得，未免太失計算。」乃決定催船夫撥船回，舉火焚機。屢奏奇功，喪敵人胆之轟炸機一部，於熊熊火光中，殲身成仁矣，飛將軍等爲之俯首黯然者久之。船夫亦頻噴噴作聲曰「可惜了！——焚畢，將軍等各取機上零件一，作爲紀念，祝曰：『等平津克復，再來收拾你的屍骸，告別了，好朋友！』於是乃再搖舟行。

船繫岸後，劉君問船夫曰：「你是不是漢奸，要向日本人去報告？」

船夫怒形於色，半晌未語，憤然曰：「我看你們是中國的兩條好漢，我才肯渡你們到岸。想不到血口噴人，開口就罵人漢奸，漢奸二字算是你們給我的過河錢吧。」

劉君急謝過，并問其姓名，船夫曰：「既不相信我，何必還問我的姓名？我告訴你：我是中國人，我們這兒住的都是中國人，中國人永遠幫中國人的忙。二位繼續努力，

你我後會有期。」語罷逕去，飛將軍等目送之，至遠不見。

將軍等鵠立水畔，不知來何所，亦不知何所之。長空秋雁成行，鳴聲嘹亮，若驕飛將軍者，身畔紅蓼數莖，迎風搖曳。遠處漁村點點，可見炊烟。以望遠鏡窺之，突見七八里處有膠皮帳幕，倭寇物也。倭寇來，義不受辱，飛將軍等緊握手槍，準備先殺敵後自殺。正相視無言，則見戰士一隊可三百人，向飛機落處，搜索而來。二人急擇一蔽身高坡，靜待之。

戰士迫近，劉君欲開槍者屢，飛將軍屢止之。旋有一隊長模樣者前來問：

「你們是中國人哪還是日本人？」

「中國人。」

「中國人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今天上午我們去轟炸塘沽。飛機壞了，落在此地。」

「不錯！適才塘沽有電話來，說是被炸了，炸的還不輕。——你們都來吧，他們倆

是中國人。」隊長以手招其戰士。

「你們是中國人不是？」劉君又舉槍厲聲問，飛將軍又止之，曰：「看他的意思并不惡。」

「我們都是中國人。」隊長未注意劉君之槍，急向其戰士曰：「喂，原來炸塘沽的不是俄國人，是中國人，就是他們兩位。」

「中國也有飛機了！」三百健兒同聲贊嘆。劉君平射姿勢，於焉解除。飛將軍問：

「你們是那兒來的？」

「我們是塘沽公安局的水上警察。」隊長答時，欣然而笑。

「你們局長可是中國人？」

「不，是日本人。」

「我們中國人爲什麼替日本人服務？」飛將軍於是乘機下說辭，謂倭寇侵略我土地，轟炸我全國，屠殺我同胞，姦淫我婦女，傷天害理，禽獸不如，現在全國抗戰，倭寇

不久即被殲滅。理直氣壯，真誠動人，彼三百健兒莫不涕泗滂沱，義憤填膺，咬牙切齒，欲得倭寇而甘心。劉君亦爲之大感動，緊握之手槍收入鞘中矣。飛將軍復殷以結語曰：「咱們中國人爲什麼替日本人作走狗？」

「誰願意這樣？不過沒法子！」

「我有法子，諸位同志！你們若是願意，請跟着我走，一到咱們中國陣地，立刻有辦法。你們願意不？」飛將軍慷慨而言。

「願意！」三百健兒同一應聲。

時日已薄暮，赤霞半天，飛將軍將三百健兒列爲半圓，共畫策，如何警戒，如何夜行，蓋此地距塘沽寇營不過八十里，遲恐走漏消息，乃決定即夜行，遵海而南，避津浦路沿線倭寇也。稍加收拾，於三小時後，大隊南移。警察中有眷屬者十餘人，亦攜同去。隊長率一警犬，體偉性馴，爲倭公安局長畜，見飛將軍俯首帖耳。依依不去，飛將軍併攜之行。

一行凡三百餘人，而盡一夜一日之力，行二百八十里，抵山東境。飛將軍電中央報告，中央立派員運餉項接濟。三百健兒允編爲一營，開赴前綫作戰。警察眷屬均護送後方安置。飛將軍因急於殺敵，不及候機來，攜其愛犬乘津浦客車赴京，爲十月十六日事。車至兩下店，遇寇機時，飛將軍爲實報社長管翼賢並遇險經過。管於新鄉舉以告我。并述其感想曰：「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船夫的話大可玩味。這樣看來，我們收復平津並不難，收復四省亦甚易。因爲那邊有的中國人。中國人是能幫中國人的！」

刻下，想飛將軍又凌空高舉，再建奇功矣。（老向）

第二編 空軍英雄自述

一 第一次空襲

到達××縣的前進飛行場天快黑了，一天長途的疲倦，雖然這時我們睡在破廟裏面，但我睡得很舒服。睡得正濃的時候，突然被粟分隊長把我喊醒：

「明天早晨和谷雍兩架機子出任務。」

「目標在那裏？」我朦朧中問他。

「轟炸寧縣北的集中敵人，你當時還可以斟酌情形另尋輔助目標。」

「你可別叫驅逐捉住啊！給你買棺材都不好買。」田柱旁邊說。

「那可不一定，回來帶一顆蛋（彈）給你吃啊！我笑着答他，我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可是心房跳動太害了，腦子裏盤旋着一些未來的景象，敵人的驅逐機，高射炮，目

標的尋找……都一湧的浮上來，精神興奮得很，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安睡了。

我想，四點鐘時天還黑得很，起機太成問題，別要撞在場邊的堤上，或者掛了樹上那就糟糕！

兩點鐘時我才睡着。

x x x x

還沒有到四點鐘就起來了，天陰着，暗得看不見一點東西，沒有一點星，心裏有些更沒有把握。

量好了地圖，決定了航路，把時間計算得很準確，又和谷雍討論了一會，就套上笨重的飛行衣，走進機場，叫機械士裝上炸彈，開了車，我便跳上座艙。

發動機噴出的藍色的火簇有些晃眼睛，外面更看不清了。隊長有些不放心的，告訴我起機怎樣注意，進入敵人陣地時怎樣……我耐心的聽着。

「我們僅僅就這麼幾架機子，千萬要小心，要損失了怎樣辦呢！」隊長很懇切的告

訴我，這句話是他最後說出來的，我記得最深刻。

本來像我這樣一個剛剛畢業的學生，戰鬥機僅僅飛了幾個鐘點，就在夜間出任務，那真是一種冒險的舉動，稍一顧及不到那就完結，同時載着炸彈，那更是令人不放心的東西，而且在山西全是高山，在這樣的黑夜裏，撞上一點，那就會完結。

以前在學校時的夜間飛行，有龐大的照明燈，全場照耀得和白晝差不多，高的建築物都有紅燈，機場的邊界燈像提燈會似的排得很有規律，全機場的輪廓都很清楚。所以那種夜飛行太妙了，可是在這裏一片都是黑的，一點標示也沒有，高樹房屋都像在等待我的飛機去撞牠，在看不見的場邊矗立着！——何況又是陰天。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整個國家都是在貧困艱難中掙扎，什麼不是冒險硬幹呢！

敵人的驅逐機有很好的速度和性能，無法脫離牠的攻擊；而我們的驅逐機因為油量的關係，不能掩護我們去作任務，所以白天有些深入敵人陣內的任務是作不來的。祇有夜間，假如夜間再不冒着危險出去，那就乾脆倒在棺材裏好啦！

更不應當說什麼「危險」，中國那一個人不是處在生死的關頭嗎！處處都在危險中包圍着！並且在我們身後有千萬可憐的同胞，在期望着我們，迫切的渴望着我們，能打退敵人！自己一點的血便可換取很大的代價，同時祖國的生存和個人生命比較起來那一個大呢！所以用這種理智能把每個人的良心喚醒過來，那麼自然有勇氣了，而這種勇氣是長久的。

最後田柱還親切的叮囑我，這是令我怎樣的感動啊！

我不顧及一切，我把油門開大，飛機向前拼命的跑，不久就離地了。起來後我並不太高興；祇是稍有些放心。

谷雍那架機也起來了，他開着航行燈，他是領隊，我便跟他走；但不能靠近。

我在黑漆漆的空中飛着，小心的校正航路，地上一點也看不清，偶然可以看見一兩個村中微弱燈火。我盡力的爬昇高度，以超越大山。發動機聲音很清快響亮，吐出蔚藍的火苗，我心裏好像很安慰似的。啊！這一匹忠實好馬，你把我帶到戰場上去吧！

遠遠的看見一大堆的燈火，慢慢的便看出是一個城，我一算時間恰是太原，航路一點也沒有錯，很正確通過太原的上空。

那時在城外突然有一隻信號彈打起來，接着那附近有許多的信號彈連續的打起來，還有手電筒一明一滅的照射着，我很疑惑，為什麼打信號槍呢？這無疑的是漢奸打來作目標，以爲我們是敵機。

× × × ×

進入敵人陣地之後，谷雍就把航行燈關閉了，從那時開始就看不見他飛機的踪跡，我依然按着航路飛。

地上的情況一點也看不出，敵人的集中部隊和運輸狀態那裏能夠看得出呢！祇能看見模糊的河流。忽然有一個很大的東西由我右邊過去，我曉得是一個山峯，差一點撞上。

進入陣地已經有三十多分鐘了，天漸漸稍有些亮，忽然看見我的前面地上，向我射

出一條光綫，幾秒鐘就熄了，接着又是一個射來，這樣繼續不斷，並且不止一個，每個都在我的底下爆炸，我斷定這一定是高射炮正在向我射擊，朋友，你打我吧，我將下幾個蛋送你吃。

我飛着曲綫的航路進行，以躲避高射炮的射擊，牠愈打愈兇起來，我的四周不斷的在爆炸。我的飛機也有些不穩，每逢牠爆炸便影響得跳動。我走到高射炮的上空時，我就看出一塊很大的長方場子，場子的西邊好像一個小村莊，前面一條河流，再西邊是一個山。這是楊明堡敵人機場！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目標嗎！我想那裏的汽油炸彈和材料一定放在村子裏，並且飛機也一定擺在靠近村子的地方。于是我決心下彈，放開炸彈保險鉤，把機頭推下，作峻峭的俯衝。那時發動機瘋狂的怒吼着，好像牠也在向敵人示威。我把描準具對正之後，便連續的把十個炸彈投下，接着就作個上昇轉灣。我回頭看，那一個地方爆炸的火焰衝得很高，我的飛機不覺的一動，接着那裏就起火了。

高射炮也不再射擊了。

我得意的向自己陣地飛回。走了很久之後，還可以看那裏的火光，心裏說不出的痛快！

我不斷的搜索敵機。後面的射手也緊握着槍柄，在等待敵人驅逐機的到來。

到了自己陣地之後，天已經亮了，可以看見我們陣地上弟兄們。他們很狂熱的向我招手，我也向他們作一個蜻蜓點水的玩意。

到機場時，谷雍已先我而到了，我跳下座艙之後，他們跑來向我握手，把我抱圍了就是連場外的人都很歡喜。

我叫人立刻掩藏飛機，恐怕敵人會來轟炸的。

果然停不久，有幾架轟炸機在大批高速的驅逐機掩護之下，飛到我們這裏來；可是我們早把飛機藏好了——空城計成功。

添寫完任務報告之後，田柱拿一杯咖啡給我。他對我說：

「當谷雍一個人回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你完結了。不是被驅逐機打落，就是中了高射炮；再不然就是撞山了，大家都在担心，並都要去找你的紀念物呢！」

「你沒有去給我買棺材吧？」我笑了笑回答他。

停了停之後，隊長叫立刻裝炸彈，繼續派人出發。（英）

二 空之祝福

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微有幾朵白色的浮雲遊戲在碧色的天空中，把遠遠山頭的廟宇搬在人們的眼前，這是自從抗戰以來僅有的好天氣。

「喂！粹剛：祝你們隊士今天好運！」我懷着一股愉快興奮的情緒，踏進休息室的門向人堆中找到了劉隊長，突然地用這麼一句話代表了「早安」。許多活潑的眼睛，隨着這突然外來的聲調，集中在我的臉上，我覺得臉上熱烘烘的燒起一種難堪的窘態。「真的，你們看這天氣多好，今天痛快地幹一下吧！」我搭訕地不等他們回答而接下去一

句。

「嘿！看馬戲要買票，一點也不能通融的。」隨着這股帶熱氣的聲調而發起了一場哈哈的笑聲。緊接着便是我兩隻耳朵被人用手蒙住了，一切歸於沉寂，可是我看見每人張大着嘴，紅漲着臉，有的竟捧着肚子同時眼角流着淚，這時我耳朵裏儘管雷鳴，然而那兩隻粗大強有力的手，總是緊扣着不放，我極力搖擺，也擺不脫，大家的嘴於是開得越大。

『小銅砲：你真混……』我以為是徐寶鈞，（他是一位有力而滑稽的傢伙，可是冷眼看去在他那天然生成的卷髮下面所罩着一付白嫩的面孔，及溫文爾雅的氣派上，真是一位文質彬彬典型的公子哥兒。當他上了飛機及鬧起來的時候，比猴子還玩皮，比狗熊還野蠻。鄒廣續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們倆在隊上，每人都幹掉了幾架敵機。）結果我猜錯了，大家更笑不可仰，『放開吧；別鬧了！』我不得不弱者的乞憐了。

手是鬆開了，但是在緊攏的人堆裏，失去了我要知道的目標人物。

『毅夫：你忙嗎？』我一回頭，原來是高大隊長也在這裏，顯然地他剛剛收拾起笑出眼淚的面容，裝出鄭重的態度，向我打着招呼！

『啊，你爲什麼這早便來了，還穿着飛行衣？』因爲他現在患病初愈，尙不適於飛行，所以我奇怪的望着他詢問。

『鳥不能離開天空，飛航員不慣久居陸地上，何況作戰期間，我不能看着鬼子得意地欺侮我們。』他極度興奮而鄭重地述明了他是特地來參加戰鬥的。

『嗯！還是等着完全好了再幹不遲。』

『不，不，我不能再忍受了，我有我的信心，我底傷口會幫助我，你看罷！今天。哈哈！』

屋裏頓時肅靜了許多，僅僅極少數的仍然躺在屋角的藤椅上，其餘的都圍攏前來，聽着我們底的對話。大家望着高大隊長激昂慷慨的神情，各人面上也都飛起了一種特別興奮的光輝。

××蹲在×××的腳下，我們一抬頭便看見它。秋日深綠色的服裝，近日又繡上些斑斑點點的紅黃的花朵，我們每當無事時，總是把視線悠遊在××底週圍，敵機來的時候，總是跨過它們而向京郊進發，所以當我們看着它時，我們還有另外一顆心在想着另一樁氣憤的事情，但是今天又有些不同的新情緒同樣地大家在望着××。

時間大概快到十點多了，我們每個人都緊張地向着××眺望，都希望它底頭上給我們登現完全滿意地一種光芒。

「回來啦！回來啦！」這誰都聽得出是總站長底聲音，一口山東腔，又響亮，又滑稽，他雖然日夜辛苦，可是總是那麼樣起勁。

我們空中英雄斃敵紀錄創始者的高大隊長同戰侶劉粹剛黃洋揚二位英雄，笑容滿面地給我們帶來完全滿意的新消息：「敵人的兩架都完了。」粹剛說完了這話，拍拍我底肩膀，「怎樣？高興吧？」

有什麼話說呢？勝利的欣喜充滿着每個人的心房。伙伴在午飯時可吃苦了，因為每

個人底食慾都擴大了，但是伙伴底手脚，好像也比往日靈活了；平常呆板的面孔，今天却現出一種孩子般地表情，老掉牙的嘴巴，張開便合不上，頭上赭色的綹紋好像也添了新紅的色彩。

時鐘噹噹的告訴人們是下午兩點鐘了，太陽直射在天空，一陣陣青草及溼土的氣味，薰人欲醉，機匠們都躺在這頗有春風意味的大地上，作短時間的休息。他們實在是太疲倦了，祇有興奮和忠誠服務的心在營養着他們。他們都是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沒有人慰勞他們，注意他們，可是他們從來未想到要人來慰勞，來注意，祇有同他們實地接觸的人們，才能感覺着他們精神的偉大。

大家正在閒談的時候，忽然甯大隊長由樓上下來，滿臉的笑容，從容不迫的對大家說道：『敵機又來啦！我們馬上準備起機。』於是他便展開地圖，給全體飛行人指示攻擊的區域及方法，全體飛行人一面自理裝束，一面傾聽着命令。在緊張的情況下，——每人都懷着一股機會來了——的戰鬥慾望，一個個臉上都浮出一層紅紅的光彩。高大隊

長及粹剛等更興奮得不知怎樣向隊員們講解與鼓勵才好。結果，大家都含笑會意地各自揚手向各自底機器走去。

這時機械士早得了開車的命令，每個發動機地似要吃人般地發出強暴的吼叫。等待着它底主人命令，好去吃那些不速之客。

一隻，兩隻，三隻，……上升，上升，一直升到在地面上只能看見幾個黑點為止，大概牠們都圍着首都兜圈子，監視敵機的偷襲。

忽地，兩架飛機由蔚藍的天空裏，斜刺地竄下來，一前一後，都用着幾乎扯破翅膀的速度拚命飛行，一直降到五百尺的高度前面的一架忽然來個倒轉，於是兩架飛機便在京城上空，給市民表演着最緊張，最兇險的一幕苦戰了。這時誰都不分那一個是敵機，那一個是我們勇士。一霎時，敵轟炸機已到了場子上空，炸彈像雨點般的落在我底左邊；火藥味暫時包圍了我的四週，濃烟遮住了我底視線，破片的聲音並不比炸彈爆炸的聲音好聽，我急忙扒出彈坑的範圍，就在這一煞那間，我機已在那架破產後的垃圾的火焰

上，開着小速度，在做着得意地飛翔了，那活潑的姿態，那勝利的飛翔，啊！就是那一瞬間，在那緊張的片刻，我機做一個美妙的動作，釘着了敵人的後腿，噠……鋼彈之流，驟然變成一道火光，燒穿了敵人殘暴的幻夢，射殺了他被軍閥利用而不自覺的那可憐的軀殼！（毅夫）

三 我怎樣炸出雲艦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却日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曾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

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這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遠遠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秘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為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這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

.. Altair, Spin, loom, Sideslip. 以及 Zipsedive 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了附加各機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

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為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X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祇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為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從惠，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

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間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煙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

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體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彎，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朵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

那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動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的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 25711 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炸響了以後的，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動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 TNT 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振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襲襲確起惶

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踏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鬪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強的鬪力解決的敵方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的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的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

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注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是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溼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著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溼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失丟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煙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灼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饑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踏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傷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綑帶，固然不

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擊襲，正在

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插落，一刹那，這幅強頑的鬭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般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昇上，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的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進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這，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

，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廁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一個伙伴。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伴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迫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它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追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

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怕它的鬭力不强，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鬭，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Bend Sight 上

我忍着全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 Bend Sight 卽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

，以爲剎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溼，血腥味被寒流中散開來。我欲暫脫這危境我便伴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樣腦筋像被透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卻已攢昇。其實那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爲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那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記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滅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次霄）

四 陳盛馨空戰回憶記

一般人以爲最近幾年來蔣介石將軍所創立的中國空軍，在這次對外戰爭中也許有些畏縮的。中國空軍的將士和日本的空中戰爭許會更覺得膽寒，尤其是第一個飛出去殺敵的戰士會覺得更外的恐懼。

這些理想的推測，都是絕對的錯誤。至少，中國空軍中第二個飛上迎擊敵機而第一個擊落敵機的陳盛聲中尉是絕對不承認這種荒謬的意見。

他說：『我們對戰爭毫無恐懼心理，我們早已預備好一切，決計畫力給敵人以最大打擊。』

陳中尉原籍是福建，現年廿五歲，是一個長身材，棕色皮膚的青年。他的兩手很大，正是一個典型的空中戰士。陳中尉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航空學校，即加入中國空軍。他隨時都準備痛擊敵人，僅僅偵察和轟炸工作對他太沉悶乏味了。

記者是在某處訪晤到陳中尉的。他穿着皮短衣，坐在裝飾得很好的會客室一角的一只靠椅上，娓娓地談他的光榮的戰績。『那天清早××飛機場接得準備出動的緊急命令。幾隻飛機停在飛機場上，技工急忙地整理機械，裝載炸彈及機關槍。一羣青年熱誠的空軍戰士等待着命令，飛往××或××前線去。突然，聽到飛機的馬達聲。十五隻日本重轟炸機在天空上發現。這時正是六點鐘，天空才有些魚肚白彩，我們的隊長即下令升

空迎擊，命令才下，他就立即飛上去迎擊日機了。

我是第二個人飛上去，當我升空時，我看見第三隻我國飛機也飛上來了。日本飛機已飛抵機場：開始呆木不靈地轟炸了。我立即追着一隻日機的後面，開機槍掃射敵機的油箱。目送它拖着火焰，跌到一座山後去。

我飛回來再迎擊其餘敵機時，發覺自己已被七隻敵機所包圍了。我狡猾地逃開他們一個迴旋飛到一隻重轟炸機旁邊開鎗攻擊，它在餘姚的上空燒毀墮下。那兩隻敵機的機師也被擊死。

我擊落的第二隻敵機實是第三隻了。另外一隻我機已先擊落二隻敵機了。在機場不遠就墮毀的。兩個機師急跳出用飛行傘降落。」

記者打斷他的話頭插進去說：「我們從日本人的報告上得知日本空軍從不攜帶降落傘以表示他們的作戰精神。」

陳中尉說：「真的，日本空軍都帶比我們好的降落傘。他們的海軍飛機除了降落傘

還帶救命圈呢。他們已被我們俘獲了許多。你大概也看到報載英船在海上救起六個日本空軍戰士的。他們便都佩帶着救命圈。

『而且，日本空軍正如他們的海陸軍一樣地隨身帶着千人針和護身符，他們以為可以藉此保全生命了。日本空軍在質的方面實在不好，不過在量的方面大概多些。』

他再繼續談他的空戰經過：『當我擊落第二架飛機時，我的子彈已用完。我立即飛過山去，因恐飛機場炸壞，所以不急於回去。』

『這時我看見從××方面有飛機急追敵追敵機過來，稍一接觸，敵機即兔脫遁去。停在場上的我機稍受微傷，但十五架敵機被我們擊落十架，只有五架逃回去。』

『我好慚愧我只擊落了二架，許多我的同伴比我好得多。一個同伴已擊落過五架，其中四架是重轟炸機。另外一個遼甯籍同伴擊落四架，而我所擊落的一架，則是輕轟炸機，我真慚愧自己的成績比他們差得太遠呢。』

記者又問：『你會到××前線去作戰過嗎？』

『是的。在八月廿五日那天，我在××前方受了傷。不過，傷得並不厲害。一顆子彈打穿我的鞋子，在脚底受些微傷。現在我已復原，熱烈希望能立刻再回×前線去。』

八月廿日那天，我轟炸機一隊去炸××前的日軍陣地。每隻飛機裝×架機關槍及炸彈，以最高速度在日軍陣地上低飛。炸彈及機關槍彈似雨點樣的灑到日軍陣地上去。

日軍受到重大損失，即集中高射炮回擊。子彈也似雨樣的往空中飛。

完成了我們的計劃後，我機全部安然飛返。可是四個飛行員已不幸受傷了。

我的坐機受到兩次傷，我和我的機槍手都受到輕傷。一彈打穿我機的降落機關的機軸，可是這沒損壞到墮落的程度。一彈就打傷我的脚底，另一彈則打傷機槍手的膝蓋。我們的損失可以說不大，因為日軍化了太多的高射砲彈了。而當我們低飛在日軍戰壕上掃射時，他們是受到極大損失的。

回想起我初次迎擊日機時，那時我是毫不思索的。一看見日機飛來，就立刻躍進飛機升空去迎擊。我可斷定我一些也不怕。我不覺到我的心是跳得很厲害。

我們平時受到蔣委員長及蔣夫人的訓練，當然明瞭我們的職責，永不會臨陣退縮。雖剩一兵一卒，亦當力戰至死。我們爲正義而戰，而日本是爲侵略而戰。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士毅）

五 陳其光自述太原血戰

我是廣東番禺人，今年二十八歲，現任空軍驅逐機某段段長。在國軍北伐的時候，我因爲深深地感到空軍對於國防的重要，所以在民國十七年在粵中山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就去投考廣東空軍學校，居然錄取了，從此便努力學習，以期不負國家的厚望。在民國十八年畢業後，我便正式編入空軍，由飛行員升到小隊長。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們曾請纓北上殺敵，無奈因爲命令未頒，未克如願以償，但已加緊技術訓練，俾能隨時爲國效命。

到了八月十三日滬戰發生後，我就奉命領隊，在京滬等地作戰，曾在上海敵人戰地

和口外敵艦投彈多次，襲敵多人，敵機被我們擊落者為數頗多，屢與敵人空軍巨創。

接着我便奉命被派到山西去了。那時正是敵機襲太原的最緊張的時候。在九月十八日，我率領五架飛機迎擊敵機，擊落敵偵察機一架，十九日我們的四架飛機和敵方十餘架飛機戰鬪，又擊落敵方輕轟炸機一架，二十一日下午，敵方派驅逐機和轟炸機二十四架來襲，我率領另一機和九機戰鬪甚久；雖然衆寡懸殊，但因為殺敵心切，仍鼓力應戰。後敵隊中忽有二機單獨下降，向余機射擊，我看見有機可乘，并且又猜測出此機恐為領隊者，故即加以猛烈射擊，騰空起落約十餘分鐘，就擊中了牠的油箱和機身，看見牠搖擺着，着了火，隨即一直地墮下去。我在任務完畢後，忽然看見另一機已為敵機包圍，於是立刻趕快營救，解了重圍，和四架敵機相持二十餘分鐘之久，不幸左臂在戰鬪時受了傷，被迫降落在城內女師，額部撞傷甚重，遂失知覺。後在該校救出，送院醫治。

在第三天清醒過來的時候，我纔知道昨天被我擊落的敵機是敵方隊長三輪寬所駕駛，頗覺興奮。因為三輪寬本來是日本有名的陸軍射手，後投空軍，駕駛射擊俱精，是敵

方空軍中數一數二的人物，九一八之前任東北航空學校教官有年，在國際上以善戰名於時，此次戰死，實爲驕傲所致。因爲他並不率領他機共同包圍我機，而竟單獨下降作戰，可見他估計自己技術甚高而藐視中國空軍，以爲不足其一擊，殊不知中國人對敵軍早恨之徹骨，決死抗戰，並不稍有畏懼，而且年來技術進步，一日千里，決不如他所料想那樣的脆弱也。三輪寬率領之機隊，意欲於二十二日進襲晉垣，不料他突然身死，指揮乏人，全部計劃，遂告失敗。在三輪寬遺屍中，我們找到他的私章，指揮劍，地圖，和重要手冊，敵人進攻的計劃，都有詳細的記載。

我們不要氣餒。敵人雖強，殊不是畏，祇要大家抱定犧牲決心，勝利便一定屬於我們的。在南京的時候，敵軍雖已落在我們的機場上，但是我們的空軍仍然飛起應戰，敵方夏谷上校所主領的大隊飛機五十餘架，被我方擊落者竟有四十餘架，夏谷率殘機回國。卽以自殺聞，因遭我空軍痛擊慘敗，無面目見其國人也。

總之，我國空軍實力，並不減於敵人，再說我們是被侵略者，自然拚命衛國，精神

遠勝於敵人。我們誓流最後一滴血，來爲民族解放而鬪爭，深望全國民衆，一致奮起，共挽國難，則我們雖死，亦是甘願的。

六 祝鴻信滬空浴血記

八月十四這一天，我們奉到了當局的命令，派了三隊飛機，來淞滬參加作戰。我們一聽，一個個都高興得了不得，馬上由××出發，三十分鐘後，我們已經活躍在黃浦江上的領空了。測定了目標，「出」其不意的躲在「雲」霧裏，向「出雲」艦轟炸，當時我們居高臨下，很清楚的看到敵艦上手足無措的忙亂情狀。我們的任務終了後，我們依舊的飛了回去，這一天下午，我們又帶了送給敵人的禮品——炸彈，再飛到上海，預備轟炸公大紗廠附近的敵軍臨時飛機場。我們的一架是輕轟炸機，我在前座操縱，後座就是任雲閣。這天因爲是雨霧彌漫，目標不容易找尋，同時卻發現了有敵人的戰鬥機一架，正向我們迎面駛來，不過高度沒有我們的一架那麼高，我想追過他們，掉下了炸彈，

再來跟他作戰，因為我的這一架是輕轟炸機，也可以利用作戰，可是料不到這時還有一架敵機，更高的飛在我機的上面，由後方追來，用機關槍向下密集的射掃着，敵機上高射砲更像火星樣的轟來，我機處在這前後左右的上下射擊之下，形勢是危急到萬分。那時，我個人也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滿想掙扎一分鐘是一分鐘，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急中生智！我立刻把飛機斜傾的直豎下來，敵機滿以為是我機被擊中受了傷，所以便停止了射擊，我就乘了這個機會，突出了他們的包圍，再更高的飛升到了雲霧裏，摸摸自己的臉上，已經濺滿了血雨，同時左臂也覺得隱隱作痛，便把它塞進了衣袋，幌了幌腦袋，伸了伸頸子，也還跟平常一樣。可是回頭看看任雲閣，他已伏在後面，不能動彈，我檢查着機身，並沒有重傷，只有左翼中了一彈，我用右手駕駛着飛回歸途。假使機身有了損毀，我早已決定把飛機掉回頭去，連人帶機一起犧牲在敵人的軍艦上。

「飛到真茹無線電台附近，我發覺機身向左傾斜，我知道要飛回根據地，危險性甚大，所以決定在虹橋飛機場降落。」

「飛機停在機場後，我唾嚥着任雲閣，他已經失了知覺，胸部湧着血，這時我也暈倒了。」

我們空軍，這二次出動，原是爲了應戰，不像敵人漫無目標的濫轟瞎炸，反正祇要是在中國領土上，丟下了一顆炸彈，那末，轟毀的還不是中國的土地，犧牲的還不是中國的人民嗎？可是我們就兩樣了！我們決不肯把炸彈任意濫拋，我們擲下的炸彈，是要有相當代價換回來的——敵艦，敵軍，所以我們總是向他們的彈雨槍林裏鑽。誰都是抱着太無畏精神，非完成了任務，是決不飛回來的。凡是每一個飛行員，我們大家都有一把「不殺敵人，即殺自己」——委員長賜的佩劍，隨身掛在身上，既然沒有一個肯偷生，所以也就決不會有一個做俘虜。

關於我的身世，我可以這樣簡單地告訴你們：

我今年廿六歲，家裏祇有一個媽媽，一個弟弟，老家是早已淪亡了快近六年的熱河省阜新，最初我二十歲時候，就在瀋陽張學良創辦的航空訓練班裏訓練。九一八之役，

國破山河在，我獨個兒懷着凌雲壯志，奔走天涯！考進了杭州航空軍校，第三屆畢業出來眼睜睜想着自己的老母弱弟，在這悠長的歲月裏，始終還是被壓迫在敵人的鐵蹄下，有家歸不得！

第三編 消失在青空的英雄

一 最初的殉國者

在每一個中國民衆的心裏，或者以爲中國第一個爲國犧牲的空軍戰鬥員是任雲閣烈士，但是，不，在一二八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位趙甫明烈士先着任烈士而光榮地犧牲了；茲特記其事：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在杭州笕橋的上空，發現了一種特殊的音響，從東北方漸漸地響了起來。於是駐守在這裏的每一個巡邏的兵士，都抬起了頭對着天空凝視着；而在幾分鐘以後，他們就已很迅速的從遠處的空際發現大批的日本飛機。事情分明突然的嚴重了，他們馬上運用着報信的技能，接連的發出了幾個緊急的信號。在幾分鐘內，廣大的機場上便已聚集了不少我們的英勇的戰士。他們都是受過嚴格的訓練

，而且早已準備跟日本帝國主義拚個你死我活的，現在時機到了，他們便各自爬進了飛機，向着天空中沖去。

飛來的敵機一共有十五架——六架是載重二千餘磅的轟炸機，九架是最新法國式「巴爾力格」機，（這六架轟炸機的浮力是很高的，它幾乎能夠停在空中不動；其強烈的轟炸力，是可以想見的了。）十五架敵機全是灰色，兩翼上則漆着日本底太陽國旗；機中帶了重量的炸彈。——他們自然是抱着絕大的野心而來的，滿想乘我們的不防，來炸燬我們這一個空軍根據地。可是，出乎他們意外地，飛機場的上空，已佈滿了中國的飛機了！同時，機槍也已迎頭射將出去。

機槍聲，飛機聲，彌漫着整個天空。杭市的民衆在睡夢中都聽到這一種刺激的音響。理智告訴他們，這是中國飛機在空中和敵機激戰了！但他們並不驚慌，反都仰起了頭，迫切地期待着中國空軍的勝利。

當時，因為事情的緊急，我方祇有十架飛機迎戰；可是，戰鬥的力量，卻也給予敵

機以一種強力的威脅。在他們奮勇的衝擊之下，終於使敵機望風而逃了。

當飛機在激戰的時候，我方有四位忠勇的戰士，被敵機槍彈所射傷。這四位是：（一）石邦藩，被槍彈穿過左臂。（二）沈傑，頰下被槍彈擦傷。（三）趙甫明，被槍彈傷頸胸腹三處。（四）王天祥，虎口擦傷。這四位中，趙甫明的傷勢最重，他的頸胸腹三處，全被轟得血肉模糊地不忍目睹；但是，熱血激使他仍是不顧創痛地在空中與敵人力鬥，直到敵機逃去，我機降落後，才由同伴發現他的傷勢，而同時他自己也才相當的感到了體力的不支；於是，馬上就上了救護車，很迅速的送到了城區新民路的廣濟醫院去。

在病榻上，他還興奮地說：「殺……追……我們要炸盡日本的飛機。」並且，他還焦急地不時詢問日機的情狀。

傷處實在太重了，幾個醫生會診後，終覺得是竭盡人事。事實上，誠然已非醫藥所能挽救的了！

三月十八日的清晨，這位民族英雄趙甯明烈士，已因傷重無救而逝世了！不幸的消息，傳至杭州市民莫不同聲下泣！當日，便有多數的市民，以及黨政當局的長官，聚集在廣濟醫院，對着黨國旗交覆下的趙烈士遺骸，致其誠摯的，哀悼的敬禮。

當局對於趙烈士的身後遺孤的處置，給予了一種優渥的撫卹。並在十九日下午，舉行了二個哀誠的追悼會；參加的全是黨政機關負責的長官；素車白馬；會場中淒涼的情狀，稱長官們沉痛的演詞，使每個人都悲憤異常。靈柩便在會後移到四明會館暫厝。趙烈士的英魂肉體雖然已有了歸宿，然而，他的精神依然是不死的；他在抗日史上佔着悲壯底勳績，是永遠深刻在我們的腦海中的。

當時，受傷的四位戰士中間，以石邦藩為最重，因為他的左臂是給國際間禁用的達達姆彈所穿過，所以在離肩膀四寸的地方，實行截斷了，總算保全了生命。其餘二位則不久即出院。

石邦藩在航空界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了，他是湖南乾城人，北平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

；民國十四年在國民第三軍服務，民國十六年，曾充軍政部航空第二隊部。由於他的豐富底經驗，雖然祇有獨臂，但是他依然能夠駕駛飛機，所以現在他還是在航空界服務着。（桑模）

二 飛將軍李傳謀之殤

與梁鴻雲一道在滬殉難的飛行家，還有一個李傳謀，當時在各報上似乎只輕描淡寫的發表了一點關於他受傷的消息，以後就一直未提起了。

日昨記者偶然地在一個地方，碰見了李君的同鄉×君，他剛從湖南到上海來，知照李君的底細甚詳，現在將他所告訴記者的，關於李君的一切記在下面：『兩年以前，李君還在湖南師範讀書，在學校中，他是學生股的股長，研究會的主任，無論什麼事，他都願意幹，不僅如此，而且他還喜歡運動，鐵餅，標槍，賽跑，他都玩得好。

『李君的家裏共有兄弟五人，長紹鄴，服務教育廳，李君居次，餘均幼小，六歲即

死去父親，現有五十歲的母親，七十歲的祖母，弟弟讀書的費用，以及家庭生活費，均賴長兄維持，大家在這種孤單無父的情形下，更覺得兄弟手足之間可親了，所以兄弟之間，時多互相勉勵之語，今年春天李君在杭州空校畢業了，曾經回到湖南去了一次，他們兄弟僅在一起團聚了數天，李君假期屆滿，就離開家鄉了。當時李君曾對其長兄言過：「中日之戰，不久便要爆發，我（李君自稱）已將生命交給國家，如有不幸，望家庭勿引爲悲哀，蓋在此國事危急時，個人生命不足可惜也。」

李君之兄，亦賢明愛國之士也，當時李君之兄曾經語彼：「……假使你一旦發生不幸，家庭一切都由我負責，你可放心作事，爲國努力。」李君亦曾握着他哥哥的手說：「家裏的事既有吾兄負責，弟當盡個人之責殺賊，做一個馬革裹屍的壯士。」說完即握手而別！

誰都知李君一別，竟與他的哥哥從此分手了。李君之殉難，是炸出雲艦那天，他駕着一架重轟炸機，飛過出雲艦的高空，因高射炮太密，李君之機，飛得甚低，投彈心切

不幸而受傷了，李君已盡其勇兒報國之志，但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弱者一想起來，還是覺得李君死得過早，令人不勝惋惜！x君言罷，已經兩眼帶淚了。

據x君云，李君生前最敬仰岳飛，以「還我河山」自矢，每次聽見日人凌我的消息，都得摩拳擦掌一番躍躍欲試，李君死前半月，曾有一信致其弟弟，上面寫着：「望弟妹等步我後塵，作還我河山之最後努力！」（啓）

三 空軍勇士黃文模之殤

得到空軍將士黃文模先生於七日上午殉國的惡耗，懷着惋惜和悲憤的心趕到第三救護病院去。

「這便是黃文模先生住的病房。」帶我去的顧君指着一座假三層的洋房對我說。顧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是二樓面着花園的房間，涼台，簾子，紗窗，藤椅，說明了這房間的整潔。

談到黃君的逝世，我們仇恨着日本常國主義的殘暴。我們默然地出了震旦的後門，越過馬斯南路，踏進廣慈醫院，心里總像壓着鉛塊一樣，永遠是默然地踏着沙子走着。過了一回，顧君從口袋里摸出了一本手冊，他翻了一頁給我看：

「航空救國——黃文模」

「這是黃君給我題的字，因為那時他的體格還很弱，寫字時手有些擅抖……誰會想到這就是黃君最後的墨跡呢！」

格外的沈默。顧君介紹了主治醫師徐寶彝（主治醫師另一位是鄭安堃）相見，他先給我看一張七日那天做的關於黃君死的報告單：

「為證明事，空軍第×隊隊員黃文模作戰受傷在敵處治療經過，已詳××月報告，此後症狀日趨惡化，復於本月七日上午二時左右，腿部創口流血不止，急施救治並加輸血，無如出血過多，精神極度萎頓，卒於七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身死。特此證明。」

徐醫師說：「據黃文模先生自己報告，他八月十七日那天飛往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

戰隊司令部上空去轟炸的，在敵機和高射炮上下夾攻下投了二彈，當他想突重圍飛逃時，他身後的戰鬥員已彈中要害死去了，他自己也於這時中了好幾彈，他忍痛降落在自己的陣地的後方，鄉人看見一架飛機落下，起初以為是日本的飛機，大家都奔上來要打他，他一點都不怪，覺得這是中國勞苦大眾覺醒的表現，他拿出證章來證明他是中國的空軍，鄉民們都高興得什麼似的。

「他中彈的地方是：右面大腿，膝部，髌關節部，左面大腿。所有的子彈經使用手術拚出後，創口里邊還有很多衣服等污物貼着，開刀之後，有熱度，最高達四十度左右。創口流血一共有二次，第一次經過輸血等急救手術後，病體稍見恢復，不過，抵抗力還是很弱，第二次流血是七日上午二時，這次雖然運用了所有的手術，還是不見効，不幸延至九時四十五分逝世……這次黃君所受的彈傷，都含有相當的毒質，是不是敵人使用非法的毒彈，是需專家加以研究的。

據病院裏人說，黃君安徽人，二十四歲。他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弟弟，都住在××。

在替黃君看護的女護士手冊上，黃君寫着：

「這次受了傷，更使我火上加了油：受苦越多，痛恨越深。全愈之後，決與倭鬼拚命！」

女護士說他個性不喜說話，他時常問：「我的傷是否要緊？」她們爲了不使他難過，總回答說不要緊，所以他在死前並沒有說什麼。他的死，二位看護小姐難過，流了兩天眼淚。

但是，烈士！你的責任已經盡了！你的祖國，將有更多更多的後死者來保衛的！安眠吧！我們的國士！（莫思）

四 國士閻海文

我的同學閻海文，已經在這一次全面抗戰中，爲國捐軀了！

閻君遼寧北鎮產，現年二十二歲，他的個性是極剛直而少言笑的。無論應事接物，

皆以坦白，正直。

他的思想是單純的革命思想，是祖國事如己事。他完全忘却了自己個人，而去幹國家需要他幹的事——且能至死不撓的埋頭苦幹下去。

自「九一八」敵人的鉄蹄，踏破了瀋陽，漸而東四省的失陷，他這時只有拋家棄產的負笈北平市，但是他的意旨並不因此而絲毫的消沉，他決不灰心，他決不失望，且更加强了同的殺敵救國的情緒，並努力鍛鍊他的體魄，來充實救國殺敵應具備的條件之一。

他是一個富於革命思想的健全青年，具有滿腔的熱血報國的壯志，但當他赤手空拳而無半點革命技術之前；只有忍痛的望着祖國的沉淪；待他的熱血達到了沸點的時候，他竟拋棄一切的一切，去投筆從戎，以遂其平生的凌雲壯志。

他自擊「一二八」之役，因之對航空救國的認識，在那時候就種下了基念，近代戰爭的方式，已自平面進展到立體之後，航空便成為戰爭勝負的樞紐。以往的幾次中日事

變，更給我們以一個明確的教訓。一個國家要存於現世紀中；倘缺少強有力的空軍，便是夢想而已！「無領空便無領土，」這是世界人士所公認的立國條件。航空救國的高潮，也隨着深沉的國難而澎湃。閻君是個有志有為的青年，對於航空的重要性當更有深刻底認識，便把昔日的「乘風破萬里浪」抱負，一改而為「凌雲復我舊山河」的壯志了。民國二十三年秋，航空委員會派員到各地招考飛行生，閻君逢此良機，就毅然的去應試，他經過了極嚴密而公正的體格檢驗和考試，竟於應試萬餘人中，在正取百餘名之中獲取了一席。

在他的入伍期中，就顯出他的倍加努力，對官長一切惟命是從，以待他日為國效勞。同學及教官們都對他有無限的敬佩。入伍期很快的過去，他是被分配到××空校本部去學習飛行。

他本着胆大心細有我無敵的精神，猛烈的幹下去。記得某一天午夜，他於熟睡中還在喃喃自語的回憶日間教官所指示的飛行技術之一：

「橫滾轉 [Barrel Roll]……加油門……推機頭增加速度……慢慢的將方向舵拉至極左（右）因橫滾轉有左右之分……慢慢的將升降舵按極下方，做入後再用反動作回覆……狀……。」由此可以表明他飛行的努力，不但日間研究，就睡眠中尚不忘他唯一殺敵的技術，他的完成飛行期，是在去年十月十日。

八一三的滬戰爆發了，中華民族為爭取自身生存而抵抗強暴的神聖抗戰展開了！這位空軍戰士閻君，於上月十七日奉命飛往北四川路底之敵陸戰隊司令部進行轟炸工作，不幸機身為敵高射炮射中，閻君即使用救命傘下落。詎意仍落於敵軍陣地之內。閻君立出自衛手槍，向包圍己身的敵人射擊，當斃敵數人，及至最後一粒，乃向自己太陽穴一槍殉國！此壯烈成仁的精神，不但使敵人胆懼，為我空戰史上，揭開光榮的一頁，而且足為我們未死的同學的楷模！（趙銘鋼）

五 記殉國之飛將軍戴廣進

四年以前，當記者剛從中學走出來的時候，曾下過投考航空學校的決心，可惜後來因為自己近視眼的程度過深，不得不打銷了壯志。但是，我很驕傲，因為我有幾個同學都是學航空的，而戴廣進兄就是其中之一。

認識戴君是三年以前的事：

在光華大學的網球場上，我時常遇到一個高個子和另一個很矮小的廣東同學在打網球，那廣東同學常常給那個高個子打直落三，我就開始注意了這高個子。

後來，到一個同學的房間裏去玩，經那位同學的介紹後，才知道這個高個子就是全校聞名的戴廣進，是一個全能的運動家，網球足球和排球都代表過浙江省，在全國運動會裏曾出過風頭，此外對於田徑賽亦很擅長。

因為時常到那個同學房裏去玩，我和戴君漸漸的混熟了。戴君原籍安徽，因為在蘇州晏成讀過多年書，所以亦說得來幾句蘇白，但總脫不了皖腔，大家時常以這一點和他開玩笑。他研究的是經濟，然而對於政治也很注意，常常爲了政治問題，而和人家辯論

得面紅耳赤。

有一天，我預備問他借一本筆記簿，一推進門就把我呆住了，他們一房間五個人每人都俯了身子，把頭頂在雨傘柄上打轉，口中數着：「十四，十五，十六……」

「你們在什麼玩意兒？」我驚問：

沒有回復。

「廿一，廿二，廿三……」繼續數下去。

「這樣轉，轉，有什麼意思，你們又不是無錫人，何必團團轉？」我有些生氣。

這時，老光吃不消倒了下來，接着老徐小張都倒了下來，祇有廣進在繼續轉。再過一分鐘模樣才停止。

「到底，老戴最厲害，航空學校他一定可以致進。」老徐氣吼吼漲紅臉說：

到這時，我才明白他們是在比賽，但是我是總弄不懂「轉」與航空的關係，便提出疑問：

「老戴，這樣轉到底和航空有什麼關係？」

他一面拭汗，一面說：

「考航空學校時有這樣一種試驗，驗驗你在長時期旋轉後，神志是否依舊清醒；否則把一架值幾十萬的飛機交給你，你在轉三個五個轉後便失了知覺，把一隻飛機送了去，國家的犧牲太大了。我因為要投考航校，所以天天在練習，他們不相信，要和我比比，到底輸給了我！」

自從這次以後，我才知道廣進有考航空學校的壯志。後來，果然從老戴那裏聽到他已考取航校的消息。而以後有一天，當我和他在走廊裏相遇時，我就取笑地說：

「老戴！你考取了航校，通知亦不通知我一聲，真不夠朋友；現在已經這樣神氣，將來橫渡太平洋回來，或者到東京丟下了幾個鐵蛋回來，眼睛不知道要生在那裏了！」

他急忙辯道：

「那裏的話，我已經立定志向，從今天起，不抽香烟，把三千根頭髮薙得光光，好

好的學他幾年，將來到東京去一次，出出鳥氣。」

忽忽的一個學期結束了，從下學期起，廣進便進了空校，而我們光華就少了一個運動健將，我個人亦少了一個知己朋友。每當中日風雲緊張的時候，我就想起一個高個兒。同時每當江大比賽時，一定有人提起「戴廣進」這三個字。

去年當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他寄來了一封信，內中有一段說：

「我們一隊人，每一個都是年青力壯的漢子，長時期的訓練把我們練得像鋼鐵一樣的堅硬，火花一樣的活躍，只要一聲命令，我們在幾秒之內，就可以把我們的鉄鳥飛騰起來，載滿了重量炸彈，幾小時之後在日本的天空上出現，轟！轟！轟！我們的炸彈在敵人的火藥庫，要塞，要港上開了燦爛的花朵。這玩意真夠味！」

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掀起了全民族抗日的怒潮，在北方，在南方，我們忠勇的將士把鮮紅的血染赤了北平與上海，我們的紅星將士接二接三的給予倭寇以嚴重的打擊，不但炸了敵艦，並且炸燬了敵軍的根據地，震碎了敵人的膽，炸破了敵人三星期把中國

人趕出上海的迷夢。

每當我機乘月明星稀之夜來滬暗襲敵艦，敵艦倉皇應戰，亂放高射炮的時候，我相信這裏面一定有我的朋友廣進在內，我就很驕傲的對一同看的人說：

「這許多紅星戰士裏面，有『我的朋友』在內。」

同時每當報章上發表了某地我機擊落敵機若干架時，我就相信廣進又建了功勳。

是昨天 中秋節——的夜裏，整個的大地都浸在銀光裏的時候，我們一羣愛聽國事的青年，正聚在一架收音機旁邊在收聽中央電台報告新聞，英文報告的時候，我們聽到：

「日機四十六架襲京，我機十六架起而應戰，結果擊落敵機四架，我機二架受傷，我空軍戰士黃居國戴廣進殉難……」

「戴廣進不就是你天天提到朋友嗎？」弟弟問。

「不會是他的，廣進很勇敢，決不會這樣就死的。」我的心別別跳起來，臉上亦有

些發熱，同時一個高個子的影子又在我腦海裏搖盪。

英語報告結束後。接着就是國語報告，同樣的是：「我空軍戰士黃居國，戴廣進兩君殉難。」這才把我剛才的疑竇打破！我心裏接着就好像有塊很重的石塊壓着，透不過氣來，同時眼眶裏亦漸漸濕了。

廣進的殉難是值得我們一哭的，他懷有這樣的志氣，賦有這樣的體格，又這樣的年青，竟這樣的殉難了。他轟炸東京的願望沒有辦到，就死難了，真可惜！

這責任，在我們後死者身上！（俞振基）

六 空軍烈士高謨的一生

空軍戰士高謨英雄，已經在上月間殉國了！這種壯烈的犧牲，是永遠被國人所敬崇的。我因為和他有鄉同鄉的關係，所以約略能知道一些關於高烈士的一生。

高烈士的家鄉，是在武進縣的三河口的一個小鎮裏。他在學校裏求學所用的名字，

並不是「高謨」而是「高憲堯」。自小就很活潑壯健，等到高中畢業的時候，恰巧九一八事變發生，看到國勢衰頹，處處地方老是向敵人委曲求全。像他這種有爲青年，心裏當然十分難過。所受到的刺激，也更加深刻。於是改變他的求學方針，毅然決然單獨跑到南京投考中央航空專門學校第二期的入學試驗。不幸因爲身體不合格而遭到落選。但是他並不因而灰心，仍舊抱定「投筆從戎」的志願。曾經對着他同學們高聲的說過：「我雖然不能完成原有的志願，駕着那飛機去殺盡敵人，但是，至少我有資格當一個兵卒，也可以和敵人肉搏一下，出出這幾年所積下的冤氣。」

果然，一年之後他就考進了中央軍官學校。在學校裏很認真的潛心研究軍事學識，尤其對於身體的鍛鍊，沒有一刻兒停止過。因此師長和同學都很器重他，並因爲他平素待人很和藹，所以同學間對他也很融合。

民國卅三年的夏天，軍校裏接到航校裏的通知，要保薦幾位成績優良的學生，去受航空訓練。高烈士因爲平時品學兼優，體格也鍛鍊得很壯健。便獲選了！轉入空校之後

，他便寫信通知每一個友人，可以想見當時的他內心的快樂！從此他便在××，××，××，××南京各地加緊的訓練。在廿五年的秋季便畢業了！名次考得很前，並且有「偵察精研收發無線電」及「空中攝影」等幾科，還受到了特別的嘉獎。

自此他便在正式空軍裏服務，最初被派入××隊工作，建下許多豐功偉蹟。後來調到××××等處工作，到了今年五月才移駐到南京來。他雖然有了這樣優良的技術，但是仍舊不能滿足他的欲望。閒暇的時候，便專心研究英文和意文，一心想到國外去實習和考察一次。希望能夠得到些更深的造就。

終於在七月七日那天，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每個人都願意為祖國犧牲一切向敵抗戰。尤其是一般青年的戰士們，大家都躍躍欲試。他當然是更希望駕着飛機向敵人痛快的轟炸一下，報復這幾十年間的血債。

八一三滬戰又爆發了！敵機也就在八一五進襲南京。這時正是英雄獻身手的機會，也是他吐出幾年來所受盡的惡氣的時候。得到了守衛南京的命令之後，當天就和敵機開

始劇烈的爭鬪。憑着他技術高明，身手靈活，初次出馬，就打下了敵機一架，後來被改編入第×隊，進駐××，於是每天就飛晝夜襲。不是最初十幾天時有我機來夜襲嗎？我們看到高射炮火花和探照燈照射的時候，高烈士就是其中的一員，駕着重轟炸機在火光中出沒，向敵陣準確投彈，造成他許多優美的傑作。

×月××日的早晨三時許，他又奉命駕了×××號重轟炸機到虹口楊樹浦一帶敵陣地夜襲，當時除了高射砲和高射機槍密集的射擊外，敵機出動應戰。他那時奮不顧身，很從容的迴翔騰降，投下了許多重量炸彈，雖然完成了他的工作，結果是身背上受了許多創傷，衣衫上也沾着鮮明的血跡。他仍舊竭力忍住了痛苦，還是繼續努力駕駛着向歸程上進發。

晨霧瀰漫了整個天際，駕駛是感到十分困難。又因為經過一晚長久的作戰，機油也告罄了！不得意在××附近被降逼落。他的神志也就昏迷了！但是雙手還緊握着發動的機械。等到送進醫院救醒之後，還能夠報告作戰經過。可是因為出血過多而終於不救了。

。可憐一位年方廿五歲的青年，到臨死還顯出英雄本色，高喊着壯烈慘痛的言語：

「我要到東京去轟炸啊！」

現在，高烈士是「重於泰山」地犧牲了！他的遺體，移葬到山明水秀的杭州笕橋航空公墓裏。永遠留給後人們一個不朽的紀念。

我們哀悼他，我們一定要繼續他的步武而向敵人作殊死戰。

我們要完成他們未完的責任，這責任是我們每一個國民都要切實地負起的。（吳連

開）

70
21



編者	陳思文
出版兼發行	上海明明書局
定價	每冊二角
初版	中華民國廿七年元月十日

以

5
0

26